

經驗分享

# 黑白分明的國度： 一個台灣女生的伊斯蘭經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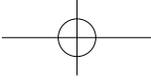
◎李淑菁(英國劍橋大學博士班學生)

在杜拜的第二天，沙塵暴特別嚴重，不但天空顏色灰靡，連地面偶爾還能見到小圈風沙漩渦。牙齒一磨擦，可以感受到沙子在嘴中的律動，連眼睛也不放過。盼啊盼，等了二十分鐘，公車終於來了，一群人蜂擁而上，大家的擠功一流，我望塵莫及。輪到我時，公車司機說：「沒有女生的位置了！」堅持不讓我上公車。我知道說什麼都沒用，只能「白」他一眼表示我的抗議。

已經不是第一次了！在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首都阿布達比（Abu Dhabi）一個女性領導（Women as Global Leaders）國際研討會結束後，一個人往阿聯南部的沙漠走。跳上公車，習慣性的走到最後面的位置，正享受片刻寧靜之時，司機立刻上前，把我請到最前面的位置。我說我喜歡坐最後面，他說：「不行，後面是男生的位置！」

研討會結束後的第一次性別經驗未免來的太快了！會內會外的表象世界差異好像有點大，大到我一時難以回應。

該研討會聚集了全球八十多個國家的學生、教育人員、研究人員及全球知名的女性領袖級人物。阿聯傾全國之力，費心安排這次盛大研討會，包括之前的記者招待會、安排我們與阿聯第一夫人（他們稱為「國母」(mother of the Nation)）、約旦女王在皇宮共進晚餐。教育部長每天到會場視察等大陣仗，都讓人不禁懷疑自己對中東地區是否存有太多的刻板印象？實際上的性別關係並非如我們想像？



決定去阿聯參加研討會之前，朋友問我：「中東地區應該沒什麼性別教育吧？妳要去看什麼？」英國的指導教授也不贊成我花那麼多時間與金錢去參加這個研討會。我都回答：就因為這樣，我才想去看看！

主辦單位是阿聯一所很好的女子國立大學Zayed University，九八年才成立，全部課程以英文教學，老師大都來自美國，主要目的是要訓練未來女性領導級人物，因此研討會只有女性才能參與。辦理研討會的主要原因，就如教育部長兼這所大學的校長在開幕式所言，由於我們不可能讓每個學生都有機會到各個國家，於是這研討會正可把世界帶到所有學生面前。所有學生在研討會都有她們的工作，不管是指引方向或餐桌上陪我們吃飯，從這些全身傳統黑袍包裹下的女學生臉上，我看到她們的自信與風采。

真實情況或許不是表面上的那個樣子。跟她們聊天，慢慢感覺會場上演講者慷慨激昂、擘畫美好願景的演說，對於底層的性別結構能有多少撼動？阿聯，作為阿拉伯地區最「開放」的國家（在沙烏地阿拉伯，女生甚至不能開車！），性別關係又是如何？

一個22歲的Zayed大學學生幾次吃飯都坐我旁邊，我也趁機跟她聊天。她談到自己去年（21歲）結婚，夫家是由家人透過親戚介紹。她第一次見到可能的結婚對象時，回到家一直哭著不要嫁給他，但家人很堅持，還是結婚了。婚後她覺得他很尊重她，還讓她念書，她覺得很好。當我問她性別在阿聯的情況時，她說：「男女很平等啊！女生可以出來工作、念書的！」

在研討會中，一個伊斯蘭某機構女性領導人被問到「女性主義」時，她也有類似的回答。她說：「男生女生都可以在一起工作了，我看不出這個字有什麼特別意義」。一個同為伊斯蘭教的主持人接話：「我們沒有這樣一個字眼，在人類社會中本來男人女人就是要合作！」合作是一定的，但如何以更平等的方式來進行，恐怕是另一個重要課題了。

女生可以「出來」工作就是平等？因為男女都出來工作了，所以「女性主義」已經沒有意義了？在這個點上，首先「平等」的內涵應該重被釐清。她／他們所謂的「平等」可能與「女性主義」所謂的「平等」差異甚大；第二，她／他



經驗分享

們想像中的女性主義可能與實際上的女性主義樣態不同。當然，女性主義思潮中又呈現百花齊放。

她／他們對「自由」的看法某程度也解釋她／他們對「平等」內涵的解釋。「自由是被給予的，而不是用拿的！」(Freedom is given, not taken.)某中東男性領導人在電視上大聲疾呼。這段話似乎也解答了幾天研討會下來，我對中東性別關係的疑問，原來她／他們有著這樣的基本價值，也難怪她們會有上述的看法。只是女性在阿拉伯國家多一些的權利，就應該對上位者表達感謝與滿足？自由不是應該身為一個人的基本權利嗎？它不是被給予的，是身為一個人，本來就要有的權利，不管是生理上的男人或女人。

然而女性在阿聯到底被給予多少權利？研討會結束後我在阿聯的旅行經驗，我確定至少「食」、「衣」、「住」、「行」都還是障礙。

阿聯是個移入國家，由於石油很多，「多到連我的床底下都會冒出油來」一個學生說，因此國民所得比台灣還高，約兩萬美金。遠從印度、巴基斯坦、埃及、菲律賓、非洲許多小國及中國大陸等來「淘金」的勞工佔75%，真正的當地人只有25%。

外來人口急速增加，因此杜拜（Dubai）（阿聯的七大公國之一）這個大都市每次上下班時間必塞車，公車必塞人，因此常常看到一群女生上來，卻又被司機趕下去。所以許多女性必需要等很久的公車，倘若她擠功不夠好的話。

對於這樣的情況，許多男男女女似乎將之視為理所當然，只有一次例外。一個中年女生終於擠上車，又被司機請下車，她一直不肯下，一直到司機的堅持下，她只能沒有選擇的下車。在下車前，她大聲的喊：「女人在這裏什麼都不是！」（Women are nothing here!）這是對制度不公的吶喊，但公車上沒人講話，司機還是把公車開走了！制度還是在那裏！一切又「回歸正常」！

塞車太無聊，一次故意問旁邊的印度中年婦女，為什麼那麼多女生都不能上車？她說：「因為規定女生只能坐在前面的位置，最多只能有



一至兩個人站著，否則司機要被罰！」我問：「但是女生的座位只有12個，全部有51個座位，夫妻檔還要佔去女生的座位，這不是性別歧視嗎？」她也有一樣的說法：「這不是性別歧視！在這個國家男女很平等了，女生都已經可以出來工作了！」我說：「那麼多女生都不能上車，還要等很久呢！」她回答：「女生出來工作的，可能還是沒有男生多啊！」

當許多人不知不覺的為現狀「找說法」，我隱約見到一股規訓社會的強大論述力量，讓她／他們自然的為現狀（更具體的說，是既得利益者）說話，自己的權益似乎被剝奪的理所當然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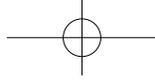
據我多次的公車經驗，當女生位置有空位時，男性可以坐到女生的位置—美其名為「女性保留位」（Preserved for Ladies）；但女生座位滿的時候，再怎麼樣都不能坐到男生的位置。男生可以穿過女生的位置到自己的座位，但女生被安排永遠不能穿越男生的位置；就好像男性可以自由出入女性的領域，但對女生而言，男生的領域永遠只能是個禁地。

縱然我不想用男／女二分法來看這個情況，但毫無疑問的，這就是一個黑／白、男／女區隔的國度。從公車外面看，前面都是女生、後面都是男生；路上行人（外國人除外），女人全身裹著黑袍，只見得到眼睛或臉；男人著白袍在街上漫步。清真寺是男人的地方，女人禁入；餐廳，幾乎見不到女人。在我意外落腳的一個小村，還有小小的女性公園，女人只能在這裏活動，不然就是家裏。

意外造訪一個小鎮，也更具體感受到這個社會男女區隔的技術。

這一個「意外」緣自於南下到利窪綠洲（Liwa Oasis）的公車上，我旁邊坐一個全身裹黑的伊斯蘭女性Dika，雖然她的字彙有限，我們基本上還是可以溝通。原來她是一位索馬利亞人，與爸爸及兩個弟弟住，媽媽在倫敦。在車上聊了很久，她邀請我去她家，於是我們在一個小村莊下車。一次交織階級、種族與性別的深度探索就此開始，不過隔天我就「逃」離了這個地方！

為什麼「逃」？一進到她家，第一個感覺是家徒四壁，冰箱空空的，什麼都沒有，後來我才知道他們是難民，這不打緊。她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掃內外，因為她是家裏目前唯一的女生，所以要負責所有的家事。「我幾天不在，家裏就慘不忍睹」她說。



經驗分享

一個小時以後，她終於可以坐下來吃一小碗泡麵，然後問我要不要喝卡布其諾咖啡，我說「好」。她拿出奶粉，放在果汁機上，加熱水、糖打出泡沫，倒在馬克杯內，然後舀出一小匙即溶咖啡妝點其上，就變成「索馬利亞式」卡布其諾咖啡。之後她又繼續忙東忙西，忙完後她說她很累要睡個小覺，於是我就出去走走。

一走出大門不到十公尺，五、六個男孩圍過來，有來自埃及、烏干達、索馬利亞，還有一些沒聽過的國家，大概都念小五小六，他們帶我逛村莊，後來發現聚集愈來愈多男孩及青少年，就是看不到小女孩或青少年。我問她們：「女孩們在哪裡？」「待在家裏！」一個英文比較好的埃及男孩說。

在這裏，場域是有性別之分的。場域的錯置也形成他們對我這個「女人」的詮釋。

果真是沙漠，渴的感覺從不間斷。我央求他們帶我去商店買水，到了商店，許多男性跟我微笑、好奇的看著我，並一一跟我握手，我也很大方的跟他們握手。後來習慣性的一直握，直到一個年輕男子「拒絕」跟我握手，覺得怪怪的。回到Dika家裏，我問她為什麼，她說只有壞女人才會到處跟人家握手，原來我在那裏變成了「壞女人」！「好女人是不會隨便在外面跟男人握手的！」Dika如此解釋。

Dika家後面有個非常小的女性專屬公園，那是她每天散步運動的地方。公園門口有男性守衛，不讓男性進入這個公園。某程度是「保護」，某程度也是「限制」，因為女生就只能在這個範圍活動，而在這圍牆之外，則是男人可以自由活動的地方，包括餐廳及宗教活動場所。

跟她散步許久，我說我餓了，要請她去餐廳吃飯，她說女生不能上館子，於是又回到她家。還好背包內還剩一些麵包、巧克力，我拿出來吃，她好像也餓壞了，於是叫她跟我一起吃。我不好意思問什麼時候可以吃晚餐，直到她自己說他在等他父親從清真寺念經吃飽回來，帶回祭祀後男人吃剩的「賑民」食物，才有晚餐吃。

盼到晚上十點半，他父親終於帶著食物回來了。她很高興的叫我一



起吃，我吃了一口，見她用手把類似祭祀的「金紙」挑出來，立刻沒有胃口，直推說我飽了。她很熱心的幫我在地板鋪好床，灑大量嗆鼻香水在床單上，還可以接受，但是難以入眠。約莫半夜一點多及兩點多，兩個弟弟陸續從外頭玩回來，她還要起來分別幫他們熱食物。

以為兩點多以後，應該比較安靜，可以睡覺了，但情況並非如此。我朦朧中知道他們全家起來兩次以上，播放著很大聲的可蘭經進行祈禱；朦朧中我也聽到她一直在講電話（在阿聯，市區電話不用錢），電話中她一直提到「台灣」這個字眼，心中覺得毛毛的。在嚴重失眠加焦慮下，我決定天一亮就走，儘管第二天晚上她邀請我去「只有女生才能去」的村里聚會。

性別上的區隔對旅客最明顯的感受還有「住」的問題。阿聯全國只有杜拜、Fujairah、Khor Fakkan、Sharjah有青年旅館，但只有杜拜的青年旅館可住女生，這是回教世界對在外面「趴趴走」女生的制度性懲罰？

我常常故意坐到公車最後面，但每次總被請到前面；後來我累了，不想再玩一樣的遊戲，習慣成自然，莫非這也是每一種性別關係鞏固的開始？

阿聯的性別區隔歧視，就我的感受，到處都是。就像那天沙塵暴一樣，連嘴巴眼睛都不放過。我覺得好累，第一次深深覺得需要另一個假期來抒解這趟旅程的疲憊！

回到英國，我跟學姐討論到阿聯的性別關係。她說：「這是她們的宗教及文化，或許我們不應該用我們的觀點來看她們！」沒錯，我同意她的看法。但我認為這些所謂的「宗教」或「文化」不應被視為理所當然，應更細膩的從歷史的觀點、性別的觀點重新被檢視，因為在權力競逐當中，男性很長的時間掌握著書寫定義「宗教」或「文化」的權力。因此，若以「宗教」或「文化」為最高位階，性別平等的問題就永遠不是個問題，但卻又是個一直存在的問題。

這幾年來，多元文化教育的研究在台灣教育學術界竄紅，性別教育也如火如荼進行，但「性別缺席」的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恐怕難以呈現真正的問題所在！

「去多元文化」脈絡的性別教育恐怕又過度簡化社會的樣態，使性別教育在校園的推行遭致困難重重。♥